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

施耐庵  
羅貫中 著

潘淵校點

# 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潘新國  
裝幀設計 張妙夫  
封面題字 顧廷龍

(浙)新登字第 4 號

水滸全傳 (全一函十冊)

〔明〕施耐庵 羅貫中著

潘 淵 校點

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

杭州體育場路三四七號

浙江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三次印刷

ISBN 7-5339-0534-2 / I · 496

國內定價 肆佰肆拾圓

## 第一百九回 王慶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

話說當日宋江陞帳，諸將拱立聽調。放砲、鳴金鼓、陞旗，隨放靜營砲，各營哨頭目，挨次至帳下，齊立肅靜，聽施號令。吹手點鼓，宣令官傳令畢，營哨頭目，依次磕頭，起站兩邊。巡視藍旗手，跪聽發放，凡吶喊不齊，行伍錯亂，誼譁違令，臨陣退縮，拿來重處。又有旗牌官左右各二十員，宋先鋒親諭：「爾等下營督陣，凡有軍士遇敵不前，退縮不用命者，聽你等拿來處治。」旗牌遵令，各下地方，鳴金大吹，各歸行伍，聽令起行。宋江然後傳令，遣調水陸諸將畢。吹手掌頭號整隊，二號掣旗，三號各起行營向敵。敲金邊，出五方旗，放大砲，掌號儼行營，各各擺陣出戰，正是那：震天鼙鼓搖山嶽，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卻說賊人王慶，調撥軍兵抵敵，除水軍將士聞人世崇等已差撥外，點差雲安州僞兵馬都監劉以敬爲正先鋒，東川僞兵馬都監上官義爲副先鋒，南豐僞統軍李雄、畢先爲左哨，安德僞統軍柳元、潘忠爲右哨，僞統軍大將段五爲正合後，僞御營使丘翔爲副合後，僞樞密方翰爲中軍羽翼。王慶掌握中軍，有許多僞尚書、御營金吾、衛駕將軍、校尉等項，及各人手下偏牙將佐，共數十員。李助爲元帥。隊伍軍馬，十分齊整，王慶親自監督。馬帶皮甲，人披鐵鎧，弓弩上弦，戰鼓三通，諸軍盡起。行不過十里之外，塵土起處，早有宋軍哨路來的漸近。鸞鈴響處，約有三十餘騎哨馬，都戴青將巾，各穿綠戰袍，馬上盡繫着紅纓，每邊拴掛數十個銅鈴，後插一把雉尾，都是釧銀細桿長鎗、輕弓短箭。爲頭的戰將，是奉道君皇帝敕命復還舊

職、虎騎將軍沒羽箭張清：頭裹銷金青巾幘，身穿挑綉綠戰袍，腰繫紫絨縹，足穿軟香皮，騎匹銀鞍馬。左邊是敕封貞孝宜人的瓊矢鏃瓊英：頭帶紫金嵌珠鳳冠，身穿紫羅挑綉戰袍，腰繫雜色彩絨縹，足穿朱綉小鳳頭鞋，坐匹銀鬃駿馬。那右邊略下些捧旗的，是敕授的義僕正排軍葉清。直哨到李助軍前，相離不遠，只隔百十步，勒馬便回。前軍先鋒劉以敬、上官義驃馬驅兵，便來衝擊。張清拍馬，撚出白梨花鎗，來戰二將。瓊英馳馬，挺方天畫戟來助戰。四將鬪到十數合，張清、瓊英隔開賊將兵器，撥馬便回。劉以敬、上官義驃兵趕來，左右高叫：「先鋒不可追趕！此二人鞍後錦袋中，都是石子，打人不曾放空！」劉以敬、上官義聽說，方纔勒住得馬，只見龍門山背後，鼓聲振響，早轉五百步兵來。當先四個步將頭領，乃是黑旋風李逵、混世魔王樊瑞、八臂那吒項充、飛天大聖李袞，直奔前來。那五百步軍，就在山坡下一字兒擺開，兩邊團牌，齊齊扎住。劉以敬、上官義驅兵掩殺。李逵、樊瑞引步軍分開兩路，都倒提蠻牌，轉過山坡便去。那時王慶、李助大軍已到，一齊衝擊前來。李逵、樊瑞等都飛跑上山，度嶺穿林，都不見了。

李助傳令，教就把軍馬在這個平原曠野之地，列成陣勢。只聽得山後砲響，只見山南一路軍馬，飛湧出來，簇擁着三個將軍：中間是矮腳虎王英，左是小尉遲孫新，右是菜园子張青，總管馬步軍兵五千，殺向前來。王慶正欲遣將迎敵，又聽得山後一聲砲響，山北一路軍馬飛湧出來，簇擁着三個女將：中間是一丈青扈三娘，左邊是母大蟲顧大嫂，右邊是母夜叉孫二娘，管領馬步軍兵五千，殺向前來，恰遇賊兵右哨柳元、潘忠兵馬，接住廝殺。王英等正遇

賊兵左哨李雄、畢先軍馬，接住廝殺。兩邊各鬪到十餘合，南邊王英、孫新、張青勒轉馬，領兵望東便走；北邊扈三娘、顧大嫂、孫二娘，也接轉馬匹，率領軍兵，望東便走。王慶看了笑道：「宋江手下，都是這些鳥男女，我這裏將士，如何屢次輸了？」遂驅大兵，追殺上來。行不到五六里，忽聽得一棒鑼聲響，卻是適纔去的李逵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這四個步軍頭領，從山左叢林裏轉向前來，又添了花和尚魯智深、行者武松，沒面目焦挺、赤髮鬼劉唐四個步軍將佐，并五百步兵，都執團牌短兵，直衝上來。賊將副先鋒上官義忙撥步軍二千衝殺。李逵、魯智深與賊兵略鬪幾合，卻似抵敵不過的，倒提團牌，分開兩路，都飛奔入叢林中去了。賊兵趕來，那李逵等卻是走得快，撚指間，都四散奔走了。李助見了，連忙對王慶道：「大王不宜追趕，這是誘敵之計。我每且列陣迎敵。」

李助上將臺列陣，兀是未完，只聽得山坡後轟天子母砲響，就山坡後湧出大隊軍將，急先湧來，佔住中央，裏面列陣勢。王慶令左右攏住戰馬，自上將臺看時，只見正南上這隊人馬，盡是紅旗、紅甲、紅袍、朱纓、赤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銷金紅旗，把那紅旗招展處，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霹靂火秦明，左手是聖水將軍單廷珪，右邊是神火將軍魏定國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赤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壁一隊人馬，盡是青旗、青甲、青袍、青纓、青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銷金青旗，招展處，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大刀關勝，左手是醜郡馬宣贊，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青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壁一隊人馬，盡是白旗、白甲、白袍、白纓、白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銷金白旗，招展處，白旗內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豹子頭林冲，左

手是鎮三山黃信，右手是病尉遲孫立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白馬，立於陣前。後面一簇人馬，都是皂旗、黑甲、黑袍、黑纓、黑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鎗金皂旗，招展處，皂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雙鞭將呼延灼，左手是百勝將韓滔，右手是天目將彭玘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黑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青旗紅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綉旗招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雙鎗將董平，左手是摩雲金翅歐鵬，右手是火眼狻猊鄧飛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紅旗白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綉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急先鋒索超，左手是錦毛虎燕順，右手是鐵笛仙馬麟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皂旗青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綉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九紋龍史進，左手是跳澗虎陳達，右手是白花蛇楊春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北方門旗影裏，一隊軍馬，白旗黑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綉旗招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乃是青面獸楊志，左手是錦豹子楊林，右手是小霸王周通，三員大將，手搯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八方擺佈的鐵桶相似。

陣門裏馬軍隨馬隊，步軍隨步隊，各持鋼刀大斧，闊劍長鎗，旗旛齊整，隊伍威嚴。八陣中央都是杏黃旗，間着六十四面長腳旗，上面金銷六十四卦，亦分四門。南門都是馬軍。正南上黃旗影裏，捧出二員上將：上首是美髯公朱仝，下手是插翅虎雷橫，人馬盡是黃旗、黃袍、銅甲、黃纓、黃馬。中央陣，東門是金眼彪施恩，西門是白面郎君鄭天壽，南門是雲裏金剛宋萬，北門是病大蟲薛永。那黃旗後，便是一叢砲架，立着那個砲手轟天雷凌振，引着副手二十

餘人，圍繞着砲架。架後都擺列捉將的撓鉤套索，撓鉤後又是一週遭雜彩旗旛，四面立着二十八宿星辰。銷金綉旗中間，立着一面堆絨綉就、真珠圈邊、腳綴金鈴、頂插雉尾鵝黃帥字旗。有一個守旗壯士，冠簪魚尾，甲皺龍鱗，身長一丈，凜凜威風，便是險道神郁保四。旗邊設立兩個護旗將士，都騎戰馬，一般結束，手執鋼鎗：一個是毛頭星孔明，一個是獨火星孔亮。馬前馬後，排列二十四個執狼牙棍的鐵甲軍士。後面兩把領戰綉旗，兩邊排列二十四枝方天畫戟叢中，捧着兩員驍將：左邊是小溫侯呂方，右邊是賽仁貴郭盛，兩員將各持畫戟，立馬兩邊。畫戟中間，一簇鋼叉，兩員步軍驍將，一般結束：一個是兩頭蛇解珍，一個是雙尾蝎解寶，各執三股蓮花叉，守護中軍。隨後兩匹錦鞍馬上，左手是聖手書生蕭讓，右手是鐵面孔目裴宣。兩個馬後擺着紫衣持節的，并麻扎刀軍士。那麻扎刀林中，立着兩個行刑劊子：上首是鐵臂膊蔡福，下首是一枝花蔡慶。背陣兩邊，擺着金鎗銀鎗手，兩邊有大將領隊。金鎗隊裏，是金鎗手徐寧，銀鎗隊裏，是小李廣花榮。背後又是錦衣對對，花帽雙雙，緋袍簇簇，錦襖攢攢。兩壁廂碧幢翠幕，朱旛皂蓋，黃鉞白旄，青萍青電，兩行鉞、斧、鞭、撻中間，三把銷金傘下，三匹錦鞍駿馬上，坐着三個英雄：右邊星冠鶴氅，呼風喚雨的人雲龍公孫勝；左邊綸巾羽扇、文武雙全的智多星吳用；正中間照夜玉獅子金鞍馬上，坐着那個有仁有義、退虜平寇的征西正先鋒、山東及時雨、呼保義宋公明，全身結束，自仗銀鍔寶劍，於陣中監戰，掌握中軍。馬前左手，立着神行太保戴宗，專管飛報軍情、調兵遣將；右手立着浪子燕青，專一護持中軍，能幹機密。馬後大戟長戈，錦鞍駿馬，整整齊齊，三十五員牙將，都騎戰馬，手執長鎗，

全副弓箭。馬後畫角，全部鼓吹大樂。陣後又設兩隊遊兵，伏於兩側，以爲護持中軍羽翼：左是石將軍石勇，同九尾龜陶宗旺，管領馬步兵三千人，右是沒遮攔穆弘，引兄弟小遮攔穆春，管領馬步兵三千，伏於兩脅。那座陣排布得十分整密，正是：

軍師多略帥恢弘，士湧貔貅馬跨龍。指揮要建平西績，叱咤思成蕩寇功。

那個草頭天子王慶同李助在陣中將臺上，定睛看了宋江兵馬，撚指間，排成九宮八卦陣勢，軍兵勇猛，將士英雄，軍容整肅，刀鎗鋒利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心膽俱落，不住聲道：「可知道兵將屢次虧輸，原來那夥人如此利害！」

只聽的宋軍中，戰鼓不絕聲的發擂。王慶、李助下將臺，騎上戰馬，左右有金吾、護駕等員役，馬後有許多內侍簇擁着他。王慶傳令旨，教前部先鋒，出陣衝擊。當下東西對陣。是日千支屬木。宋陣正西方門旗開處，豹子頭林冲從門旗下飛馬出陣，兩軍一齊吶喊。林冲兜住馬，橫着丈八蛇矛，厲聲高叫：「無知叛逆，謀反狂徒，天兵到此，尚不投降！直待骨肉爲泥，悔之何及！」賊陣中李助本是算命先生，甚曉得相生相尅之理，疾忙傳令，教右哨柳元、潘忠，領紅旗軍去衝擊。柳元、潘忠遵令，領了紅旗軍，驟馬搶來衝擊。兩陣迭聲吶喊，戰鼓齊鳴。林冲接住柳元廝殺，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撩亂。二將在征塵影裏，殺氣叢中，來來往往，左盤右旋，鬪經五十餘合，勝敗未分。那柳元是賊中勇猛之將，潘忠見柳元不能取勝，拍馬提刀，搶來助戰。林冲力敵二將，大喝一聲，奮神威，將柳元一矛戳於馬下。林冲的副將黃信、孫立，飛馬衝出陣來。黃信揮喪門劍，望潘忠一劍砍去，只見一條血頸光連肉，頓落金盔。

在馬邊。潘忠死於馬下，手下軍卒散亂，早衝動了陣腳，賊兵飛報入中軍。

王慶聽的登時折了二將，忙傳令旨，急救退軍。只聽得宋軍中一聲砲響，兵馬紛紛擾擾，白引黑，黑引青，青引紅，變作長蛇之陣，簸箕掌，栲栳圈，圍裹將來。王慶、李助調將遣兵，分頭衝擊，卻似銅牆鐵壁，急切不能衝得出來。官軍與賊兵這場好殺，怎見得？

兵戈衝擊，士馬縱橫。鎗破刀，刀如劈腦而來，鎗必釣魚而應；刀如下發而起，鎗必綽地而迎；刀如倒拖而回，鎗必裙攔而守。刀解鎗，鎗如刺心而來，刀用五花以禦；鎗如點睛而來，刀用探馬以格。笏破牌，牌或滾身以進，笏即風掃以當；牌或從旁以迫，笏必斜插以待；牌或摧擠以人，笏必退卻以撓。牌解笏，笏若平胸，牌用小坐之勢以避；笏若簇擁，牌將碎剪之法以隨。單刀披掛絞絲，佯輸詐敗；鐵叉上排下掩，側進抵閃。袖箭於馬上覷賊，鈎鎌於車前俟馬。鞭、簡、撻、撻、劍、戟、矛、盾，那邊破解無窮，這裏轉變莫測。須臾血流成河，頃刻屍如山積。

當下鏖戰多時，賊兵大敗，官軍大勝。

王慶叫且退入南豐大內，再作區處。只聽得後軍砲響，哨馬飛報將來說：「大王，後面又有宋軍殺來！」那彪軍，馬上當先的英雄大將，正是副先鋒河北玉麒麟盧俊義，橫着一條點鋼鎗，左邊有使朴刀的好漢病關索楊雄，右邊有使朴刀的頭領拚命三郎石秀，領着一萬精兵，抖搜精神，將正副合後賊兵殺散。楊雄砍翻段五，石秀搦死丘翔，併力衝殺進來。王慶正在慌迫，又聽得一聲砲響，左有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焦挺、項充、李袞、樊瑞、劉唐八個勇猛頭

領，引着一千步卒，輪動禪杖、戒刀、板斧、朴刀、喪門劍、飛刀、標鎗、團牌，殺死李雄，畢先，如割瓜切菜般直殺人來；右有張清、王英、孫新、張青、瓊英、扈三娘、顧大嫂、孫二娘，四對英雄夫婦，引着一千騎兵，舞動梨花鎗、鞭鋼鎗、方天畫戟、日月雙刀、鋼鎗、短刀，殺散左哨軍兵，如摧枯拉朽的直衝進來，殺得賊兵四分五裂，七斷八續，雨零星散，亂攙奔逃。

盧俊義、楊雄、石秀殺入中軍，正撞着方翰，被盧俊義一鎗戳死，殺散中軍羽翼軍兵，逕來捉王慶，卻遇了金劍先生李助。那李助有劍術，一把劍如掣電般舞將來。盧俊義正在抵當不住，卻得宋江中軍兵到，右手下人雲龍公孫勝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李助那口劍，托地離了手，落在地上。盧俊義驟馬趕上，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李助只一拽，活挾過馬來，教軍士縛了。盧俊義撚鎗拍馬，再殺人去尋捉王慶，好似皂雕追紫燕，猛虎啖羊羔。賊兵拋金棄鼓、撇戟丟鎗，覓子尋爺、呼兄喚弟，十餘萬賊兵，殺死大半，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。降者三萬人，除那逃走脫的，其餘都是十死九活，七損八傷，顛翻在地，被人馬踐踏、骨肉如泥的，不計其數。劉以敬、上官義兩個猛將，都被焦挺砍翻戰馬，撞下馬來，都被他殺死。李雄被瓊英飛石打下馬來，一畫戟搠死。畢先正在逃避，忽地裏鑽出活閃婆王定六，一朴刀搠下馬來，再向胸膛上一朴刀，結果了性命。其偽尚書、樞密、殿帥、金吾、將軍等項，都逃不脫，只不見了渠魁王慶。宋軍大捷。

宋江教鳴金收集兵馬，望南豐城來，教張清、瓊英領五千馬軍，前去哨探；再差神行太保戴宗，先去打聽孫安襲取南豐消息如何。戴宗遵令，作起神行法，趕過張清、瓊英，去了片晌，

便來回報說：「孫安奉先鋒將令，假扮西兵去賺城，被賊人知覺，城門內掘下陷坑，開城東門，放軍馬進去。孫安手下梅玉、金棹、畢捷、潘迅、楊芳、馮昇、胡邁七個副將，爭先搶入城去，并五百軍士，連人和馬，都擲入陷坑中。兩邊伏兵齊發，都把長鎗利戟，把梅玉等五百餘人，盡行擄死。幸得孫安在後，乘勢奮勇殺進城門，教軍士填了陷坑。孫安一騎當先，領兵殺入城中，賊兵不能抵當。孫安奪了東門，後被賊人四面響應，把孫安兵馬堵截在東門。小弟探知這消息，飛來回覆。半路遇了張將軍及張宜人，說了此情，他兩個催動人馬，疾馳去了。」宋江聞報，催動大軍，疾馳上前，將南豐城圍住。那時張清、瓊英進了東門，教孫安據住東門，張清、瓊英正與賊軍鏖戰，因此，宋江等將佐兵馬，搶入東門，奪了城池，殺散賊兵，四門豎起宋軍旗號。城中許多偽文武多官范全等盡行殺死。那偽妃段三娘聽的軍馬進城，他素有膂力，也會騎馬，遂拴縛結束，領了百餘有膂力的內侍，都執兵器，離王宮，出後苑，欲殺出西門，投雲安軍去，恰遇瓊英領兵殺到後苑來。段氏縱馬，挺一口寶刀，抵死衝突。被瓊英一石子飛來，正中段三娘面門，鮮血迸流，撞下馬來，擲個腳梢天，軍士趕上，捉住綁縛了。那些內侍，都被宋兵殺死。瓊英領兵殺人後苑內宮，那些宮娥嬪女，聞得宋兵入城，或投環，或投井，或刀刎，或撞階，大半自盡，其餘都被瓊英教軍士縛了，解到宋江帳前。宋江大喜，將段氏一行人囚禁，待捉了王慶，一齊解京。再遣兵將，四面八方去追王慶。

卻說那王慶領着數百鐵騎，撞透重圍，逃奔到南豐城東，見城中有兵廝殺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後面大兵又到，望北奔走不迭。回顧左右，止有百餘騎，其餘的雖是平日最親信的，今日

勢敗，都逃去了。王慶同了百餘人，望雲安奔走，在路對跟隨近侍說道：「寡人尚有雲安、東川、安德三座城池，豈不是江東雖小，亦足以王？只恨適纔那些跟隨逃散官員，平日受用了寡人大俸大祿，今日有事，都自去了。待寡人興兵來殺退宋兵，緝捕那些逃亡的，細細地醢他。」王慶同衆人馬不停蹄，人不歇足，走到天明，幸的望見雲安城池了。王慶在馬上欣喜道：「城中將士，也是謹慎。你看那旗旛齊整，兵器整密！」王慶一頭說着，同衆人奔近城來。隨從人中有識字的，說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怎麼城上都是宋軍旗號？」王慶聽了，定睛一看，果是東門城上，遠遠地閃出號旗，上有金銷大字，乃是「御西宋先鋒麾下水軍正將混江」，下面尚有三個字，被風飄動旗腳，不甚分明。王慶看了，驚的渾身麻木，半晌時動彈不得，真是宋兵從天而降。當有王慶手下一個有智量近侍說道：「大王，事不宜遲！請大王速卸下袍服，急投東川去，恐城中見了生變。」王慶道：「愛卿言之極當。」王慶隨即卸下冲天轉角金幘頭，脫下日月雲肩蟒綉袍，解下金鑲寶嵌碧玉帶，脫下金顯縫雲根朝靴，換了巾幘、便服、軟皮靴。其餘侍從，亦都脫卸外面衣服。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從小路抄過雲安城池，望東川投奔，走的人困馬乏，腹中饑餒。百姓久被賊人傷殘，又聞得大兵廝殺，凡衝要通衢大路，都沒一個人烟，靜悄悄地，雞犬不聞，就要一滴水，也沒喝處，那討酒食來？那時王慶手下親倖跟隨的，都是假登東、詐撒溺，又散去了六七十人。

王慶帶領三十餘騎，走至晚，纔到得雲安屬下開州地方，有一派江水阻路。這個江叫做清江，其源出自達州萬頃池，江水最是澄清，所以叫做清江。當下王慶道：「怎得個船隻渡過

去？」後面一個近侍指道：「大王，兀那南涯疏蘆落雁處，有一簇漁船。」王慶看了，同衆人走到江邊。此時是孟冬時候，天氣晴和，只見數十隻漁船，捕魚的捕魚，曬網的曬網。其中有幾隻船，放於中流，猜拳豁指頭，大碗價喫酒。王慶嘆口氣道：「這男女每恁般快樂！我今日反不如他了！這些都是我子民，卻不知寡人這般困乏。」近侍高叫道：「兀那漁人，撐攏幾隻船來，渡俺們過了江，多與你渡錢。」只見兩個漁人放下酒碗，搖着一隻小漁艇，咿咿啞啞搖近岸來。船頭上漁人，向船傍拿根竹篙撐船攏岸，定睛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，便道：「快活，又有喫酒東西了。上船，上船！」近侍扶王慶下馬。王慶看那漁人，身材長大，濃眉毛，大眼睛，紅臉皮，鐵絲般鬚鬚，銅鐘般聲音。那漁人一手執着竹篙，一手扶王慶上船，便把篙望岸上只一點，那船早離岸丈餘。那些隨從賊人，在岸上忙亂起來，齊聲叫道：「快撐攏船來！咱每也要過江的！」那漁人睜眼喝道：「來了！忙到那裏去？」便放下竹篙，將王慶劈胸扭住，雙手向下一按，撲通的按倒在艙板上。王慶待要掙扎，那船上搖櫓的，放了櫓，跳過來一齊擒住。那邊曬網船上人，見捉了王慶，都跳上岸，一擁上前，把那三十餘個隨從賊人，一個個都擒住。

原來這撐船的，是混江龍李俊，那搖櫓的，便是出洞蛟童威；那些漁人，多是水軍。李俊奉宋先鋒將令，統駕水軍船隻，來敵賊人水軍。李俊等與賊人水軍大戰於瞿塘峽，殺其主帥水軍都督聞人世崇，擒其副將胡俊，賊兵大敗。李俊見胡俊狀貌不凡，遂義釋胡俊。胡俊感恩，同李俊賺開雲安水門，奪了城池，殺死僞留守施俊等。混江龍李俊料着賊與大兵廝殺，若

敗潰下來，必要奔投巢穴。因此，教張橫、張順鎮守城池，自己與童威、童猛，帶領水軍，扮做漁船，在此巡探；又教阮氏三雄，也扮做漁家，分投去灩澦堆、岷江、魚復浦各路埋伏哨探。適纔李俊望見王慶一騎當先，後面又許多人簇擁着，料是賊中頭目，卻不知正是元兇。當下李俊審問從人，知是王慶，拍手大笑，綁縛到雲安城中。一面差人喚回三阮同二張守城，李俊同降將胡俊，將王慶等一行人解送到宋先鋒軍前來。於路探聽得宋江已破南豐，李俊等一逕進城，將王慶解到帥府。宋江因衆將捕緝王慶不着，正在納悶，聞報，不勝之喜。當下李俊入府，參見了宋先鋒，宋江稱贊道：「賢弟，這個功勞不小！」李俊引降將胡俊，參見宋先鋒。李俊道：「功勞都是這個人。」宋江問了胡俊姓名，及賺取雲安的事。

宋江撫賞慰勞畢，隨即與衆將計議，攻取東川、安德二處城池。只見新降將胡俊稟道：「先鋒不消費心。胡某有一言，管教兩座城池，唾手可得。」宋江大喜，連忙離坐，揖胡俊問計。胡俊躬着身，對宋江說出幾句話來。有分教，一矢不加城克復，三軍鎮靜賊投降。畢竟胡俊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東京城獻俘

話說當下宋江問降將胡俊，有何計策去取東川、安德兩處城池。胡俊道：「東川城中守將，是小將的兄弟胡顯。小將蒙李將軍不殺之恩，願往東川招兄弟胡顯來降。剩下安德孤城，亦將不戰而自降矣。」宋江大喜，仍令李俊同去。一面調遣將士，提兵分頭去招撫所屬未復州縣，一面差戴宗齎表，申奏朝廷，請旨定奪，并領文申呈陳安撫，及上宿太尉書札。宋江令將士到王慶宮中，搜擄了金珠細軟、珍寶玉帛，將違禁的龍樓鳳閣、翠屋珠軒，及違禁器仗衣服，盡行燒毀；又差人到雲安，教張橫等將違禁行宮器仗等項，亦皆燒毀。

卻說戴宗先將申文到荆南，報呈陳安撫，陳安撫也寫了表文，一同上達。戴宗到東京，將書札投遞宿太尉，并送禮物。宿太尉將表進呈御覽。徽宗皇帝龍顏大喜，即時降下聖旨，行到淮西，將反賊王慶，解赴東京，候旨處決；其餘擒下偽妃、偽官等衆從賊，都就淮西市曹處斬，梟示施行；淮西百姓，遭王慶暴虐，准留兵餉若干，計戶給散，以贍窮民；其陣亡有功降將，俱從厚贈蔭；淮西各州縣所缺正佐官員，速推補赴任交代；各州官多有先行被賊脅從、以後歸正者，都着陳瓘分別事情輕重，便宜處分；其征討有功正偏將佐，俱俟還京之日，論功陞賞。敕命一下，戴宗先來報知。那陳安撫等，已都到南豐城中了。那時胡俊已是招降了兄弟胡顯，將東川軍民版籍、戶口，及錢糧冊籍，前來獻納聽罪。那安德州賊人，望風歸降。雲安、東川、安德三處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買不離其肆宅，皆李俊之功。王慶佔據的八郡八十六州縣，都收復

了。

自戴宗從東京回到南豐十餘日，天使捧詔書，馳驛到來。陳安撫與各官接了聖旨，一一奉行。次早，天使還京。陳瓘令監中取出段氏、李助及一行叛逆從賊，判了斬字，推出南豐市曹處斬，將首級各門梟示訖。段三娘從小不循閨訓，自家擇配，做下迷天大罪，如今身首異處，又連累了若干眷屬，其父段太公先死於房山寨。

話不絮繁。卻說陳安撫、宋先鋒標錄李俊、胡俊、瓊英、孫安功次，出榜去各處招撫，以安百姓。八十六州縣，復見天日，復爲良民，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，撥還產業，復爲鄉民。西京守將喬道清、馬靈，已有新官到任，次第都到南豐。各州縣正佐貳官，陸續都到。李俊、二張、三阮、二童，已將州務交代，盡到南豐相叙。陳安撫衆官，及宋江以下一百單八個頭領，及河北降將，都在南豐設太平宴，慶賀衆將官僚，賞勞三軍將佐。宋江教公孫勝、喬道清主持醮事，打了七日七夜醮事，超度陣亡軍將，及淮西屈死冤魂。醮事方完，忽報孫安患暴疾，卒於營中。宋江悲悼不已，以禮殯殮，葬於龍門山側。喬道清因孫安死了，十分痛哭，對宋江說道：「孫安與貧道同鄉，又與貧道最厚，他爲父報仇，因而犯罪，陷身於賊，蒙先鋒收錄他，指望日後有個結果，不意他中道而死。貧道得蒙先鋒收錄，亦是 he 來指迷。今日他死，貧道何以爲情。喬某蒙二位先鋒厚恩，銘心鏤骨，終難補報。願乞骸骨歸田野，以延殘喘。」馬靈見喬道清要去，也來拜辭宋江：「懇求先鋒允放馬某與喬法師同往。」宋江聽說，慘然不樂，因二人堅意要去，十分挽留不住，宋江只得允放，乃置酒餞別。公孫勝在傍，只不做聲。喬道清、馬